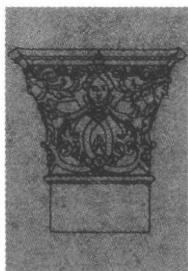


两面神的面具

1952



半首短诗

我不为毁坏的
季节而作祈祷。
伊甸园的野草。
我不作祈祷。
 在野草的时代里
 为我们拯救绿色。

现在是十一月；
在不安的夜里
我一无所言。
我不作祈祷。
 从那冲走我们的事物里
 为我们拯救水。

我思考什么？

所有笑容的伪装，

在寒冷之地发光。

我不作祈祷。

从那松弛地穿戴我们的事物里

为我们拯救空气。

寒意在短时间里

到来的

夏天的树叶。

我不作祈祷。

从那里的大地的

释放和黑暗里。

现在没有低语

穿过所有的生者。

我对虚无说话。

我不作祈祷。

从上上下下消耗的

火焰中拯救我们。

死亡的舞蹈

国王：

我从丝绸枕头上看见
当我说话时，所有高贵
和卑贱的人都微笑，鞠躬，
顺从，而又跟随。
所有人都跟我一样。
我在金黄和黄色中走进来，
穿着貂皮和宝石镶嵌的鞋子，
而即使人类也如此，

Et, ecce, nunc in pulvere dormio

修士：

我希望所有带着
圣洁的悲伤的罪人

都会升入天堂。
我干了这一切：
眼睛低垂着行走，
保持孤独的枕头，
很多日子逝去
禁食而又空洞，
给予我所有的赠物，

Et, ecce, nunc in pulvere dormio.

学者：

我像一个影子坐着，
灰黄色的光芒，
回响着是与否。
我来了解的一件事。
我听见耗子行走，
听见油脂中的低语，
风争论着“尽管……”
夜晚在蜡烛上吹动。

Et, ecce, nunc in pulvere dormio

猎人：

风吹在

寒冷的垄沟里；
一只鹰集飞翔；
我跟随这些：
猎鹿犬，雌鹿，
积雪上的狐狸，
射出箭矢，
又被追逐，谁跟随，
来到这个地洞，

Et. ecce . nunc in pulvere dormio.

农夫：

我随着耕犁
行走在休耕地上；
我耙动了一切
泥土没有松开。
我伸开肘部
躺在肥沃的土地，
安顿在一条垄沟里，
野草的同伴，

Quod. ecce, nunc in pulvere dormio.

女人：

我如同绿色柳树，
我的手白晰而又缓慢，
热爱而又在下面增长。
收获如你播种。
我苦涩得如同芸香。
现在我的外貌
损伤而又空洞。
没有哺育影子，

Quod. ecce, nunc in pulvere dormio.

墓志铭：

主呵，我忘记了我知道的事情；
我看见虚假与真实的，
悲伤与滑稽的演出，
亵渎而又成为圣徒，
看见大人物进入
寂静的空洞
即使这样也写下他们的话，

Et. ecce, nunc in pulvere dormio.

爱默生的一行诗的变奏

在五月，当海风穿透了我们的孤独，
在五月那尚未从怨恨中温暖而出的风中，
我一度伫立在某个门道上，我的脸
倾向西方，傍晚前不久——
哦，尽管所有呼吸都是季节性的，谁能讲述
一个像被吹拂在阳光中的新生草丛的故事？

在五月，当风向西吹入光芒之中，
仿佛两者都会让我们的孤独离去，
尽管门不同，我能讲述什么，
感觉阳光因此从所有声明和怨恨中衰退？
然而白昼的景色和尺度，在傍晚一度
因此死在一张寒冷之脸的影子中。

你抛弃了一道门，面庞，
嫩芽，躯体，减少，转动的光芒，
你在那接近然而繁殖你的孤独的
朝夕都保持如此惟、的安静。
无论躯体的死亡是不是对那并非
海风的入侵述说的怨恨的死亡。

让一种措辞从影子中述说，
现在朝着我的微睡，一个传奇在我睡眠的
脸上如同没有怨恨的静悄悄的花园
躯体在那里移动，在严酷的光芒之后，
一种稳定的舞蹈在清白的孤独中间；
因此让我躺在一个故事里，沉重于黄昏。

但我梦见远方，傍晚时幽灵们
在那里开始（没有候鸟能述说）
一次穿越偏远的孤独的旅程，
头发全部扬起，对着面庞保持野性，
脚陷入沙丘草丛中间的罗网，带着消耗的光芒，
最终迎着风或怨恨没有找到屋顶。

先生，是谁敲过你的门，然而没有怨恨，

或者太太，是谁对着傍晚拉扯你的披巾，
凭借你稀薄的光芒的遮蔽
除了这可怜的竞争你能述说什么呢：
不息的入侵者查询了你的面庞
又在你的孤独中构思了宅地。

告诉我是谁保持那不可分离的孤独
然而在傍晚死者那决定了的面庞上
早晨重复怨恨和光芒。

墓 志 铭

死亡不是消息。
那块我成为的石头，
他进入我的寂静
而我将依然为他静止。

节 日

笑声不是庆祝
不可能在傍晚弥合时
重新诱哄出
那关闭在其花园中的头颅。

那并非一国之君的我——
一种枯叶的思想
在从前的牧场上
将为我祈召一个灰色随员吗？

我会有一种咒符
和反影的天气
不论是黎明还是一轮月亮悬挂
在鱼儿游动的绿色泻湖里。

你看见了下午在一阵
纸张和桂树的翻飞下面
转动于影子中间。
那是舞蹈还是踟躇？

而一个把幽灵变成
其同伴的躯体，
没有果实而又黑暗，
躺下拥抱一个瘦削的影子。

声明：给一场大洪水的假面舞会

——给迪多

沉默之前将会有咳嗽，然后是
期待：不祥的寂静必须被
一种口齿不清地说话而又划分
其更新的不同音乐所欢迎；
影子会拉长又摇曳，并且，由于某种原因
如同在一种转向的范围里
在那里生长的是修剪灌木法，放松的地平线
习惯于惊奇的侵占，
一个戴着愚昧面具的人将出现
愉快于风的陌生怀孕。

对于他一个人必须从南面进入
假装匆忙，带着嘴唇上的灾难，

扩张的海洋的故事，沉浸下去的
大陆，淹死的世界，还有在镜子中的
淹死；在这个预兆上面
让他们从侧面仅仅增加不停地提起，
随着暗淡影子的音节，仿佛
他们伫立在一中聚集的黑暗下面
交易不安，直到他们的身影好像
只是风的消耗下面一阵言词的波动。

因此，随着谈话，就像雨的胡言乱语开始了，
天气将中止而这艺术性的世界将
即刻奔涌。肯定有一艘船。
肯定有为了拯救的搜寻和曳行
直到在那个舞台和暴力上，在
暴风雨的帷幕和摇撼着的大海中间，
一个被盖住的篮子，一个孩子可能躺在那里，
长满杞柳又浮动在一个影子上，
漂浮着滑行，未必可能是一朵载着
一头公牛的莲花而行驶。

山岗要被遗忘：言词的嗒嗒声
肯定轻快地跳跃在平地上。野兽将来临；

当他们来临时，让一个沉醉于
荒芜、他的舌头完成
四季的彻底陈述的人凭借方舟，
颤抖又盯视，他的眼睛好像在追逐
被注定的乌鸦的最后 饶舌，在寻找
一种断定，一种怜悯，一个岛屿，
或者顶部有镇子的山岗，而只找到
云的城市已经在坍塌。

而这些野兽：来自莲花的公牛
肩头长着翅膀；还有一头山羊，长着翅膀；
一条在空中蜿蜒波动的蛇：
一头长着落叶般翅膀的狮子；
这些野兽都要转动在那阴沉的方舟上面的
一个生翅的轮子上，同时野兔、猪、鳄鱼、
骆驼、还有耗子来临 还有惟一的人，总是
蹒跚于篮子上面的儿童般的四肢上——
海洋不会带着暴风雨到达他那纯粹的
人性，也不会带着火炬到达阴暗的天空。

（为什么流言说这些野兽在它们存在的
解剖是为独特而造就的时候